

A·2824



中南文藝界抗美援朝宣傳委員會編

抗美援朝紀念叢刊

愛什麼

海 默 著

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長沙書店中南總分店發行

抗英種死戰案例

麼 什 愛

海 獸 著

書號：(中)0489

愛 什 麼

著 者	海 默
編 輯 者	中 南 文 藝 界 抗 美
出 版 者	援 朝 宣 傳 委 員 會
發 行 者	中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漢口黃興路21號)
	紅 華 書 店 中 南 總 分 店
	渝 華 印 書 館
	(漢口前進四路168號)

1—10,000(漢)

一九五一年二月初版

乙 種 紙 本

定價1,500 元

一九五一年的元旦日，是個幸福的開端日，全國解放後一年多的時間已把舊中國勝利地接管過來，幸福的遠景比任何時候更鮮明了。在這年的開端裏，美帝侵略軍在朝鮮人民軍與我志願軍的矛頭下向日本海潰去，全國的青年學生都在祖國的號召下爭取參加軍事幹部學校。可是戰爭販子奧斯汀之流卻把一些還未來得及改造的教會學校，以及個別覺悟不夠的還殘存着親美崇美恐美思想的師生，看成我們工作永久的死角，惡毒地稱爲是中國廣大國土上『在文化方面連繫着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的金線』；這一來更加重了中國人民的忿怒，在教會學校的中國人也勇敢地起來清算了帝國主義所散佈的毒素，同學們並以實際的行動來捍衛祖國，除了深入地展開了反污辱反誹謗運動外，有不少同學也自願要求參加了軍事幹部學校，未能批准的同學也表示努力學習以便參加祖國建設，這兩條道路都是爲的保衛我們的國家能迅速地建設起來，都是爲了達到幸福的彼岸。

這個劇本裏就是記述着一個教會學校中的師生和學生家長間發生的一些小事情，在這件事情以後他們都知道了應該愛什麼。

從這以後他們感到了作爲中國人共同的榮譽和幸福。

這一天成爲他們走向幸福生活的開端。

整個戲劇是在客家兩個女孩子的臥室裏進行的，因此客家的人成了劇中的中心人物。

容進——這是最可愛的主人公了。十七歲的女孩子，剛夠上投考軍事幹部學校的年齡，但她卻在學校中第一個報了名，因爲她是個青年團員，並且知道一個優秀的團員應該作些什麼，她最感到羞辱的是她的哥哥還在美國留學，她哥哥叫——

容覺——在解放前一年到美國去的，學的是工科，這主要是受了父親的影響，他父親常說『中國所以不能強盛主要是因爲沒有工業』；可是他父親辦了一個小工廠却被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擠垮了，不幸這個老頭子並未看出來，只是覺得時運不好而已；於是兒子也在追隨父親的老路，覺得美國的工業是強的，就到美國求學去。他到美國去後，除了母親還有一個最想念他的人，就是住在他家裏的表妹——

南安密——她所以想他不完全是由於戀愛，更主要的是他在美國。對於這個女孩子，『美國』兩個字像是音樂一樣悅耳。從小在教會學校中讀書，英文和音樂都是優等，一個美國教員女神父很喜愛她，並單獨地教她英文，學英文的時候是根本不說中國話的，還爲她取了個美國名『珍妮』。她的父親在解放前逃到台灣去了，如果不是飛機沒有位子一定會把她帶走的。父親現在蔣匪的經濟機關中任職，本來有這樣一個女兒在交際場中是很有用處的，解放前就是由於女兒和一位美國空軍中校要好，使

他偷運了一批貨發了一筆大財。並且女兒饒倖沒受到美軍的姦污，就因為如此她不相信別人講的美軍那樣壞，甚至她認為沈崇被辱是由於自己不好所招致的。女兒願隨去，可惜帶不走，接着解放了。解放後大家都在進步，但她總依賴有着那樣一個父親，幻想到美國去，就使她越發的孤立起來。她留在姑母家裏求學，生活習慣絲毫未改，連最小的表弟都反對她，這位小表弟是紅領巾，在一個市立的男中裏讀初中二年級。他叫——

容衛——才十四歲。這幾天來他對表姐一點也不客氣了。主要是因為他年紀小不夠投考軍事幹部學校的條件，而表姐夠條件卻那樣落後。更不滿意的是媽媽對此不表示態度。他的媽媽——

南娜——是位四十多歲的中年婦人，看起來不過二十多歲，畢業於一個教會的大學，曾做過兩天教員，自從有了這三個孩子後，丈夫又死去，就當了家庭主婦。她把屋子收拾得像外國人的住宅一樣，她主張子女都應該按照她們的志趣發展，對子女的信仰絕對不加管束，這樣就使她的家庭中混進一個壞人——

蔣路——他是某教會中學的英文教員，他常到容家來，表面上為的是和南安密戀愛，實際上在利用她們。他抗日戰爭時期畢業於西南某大學，英文很好，自衛戰時期，被徵入美軍內做翻譯官，後調聯總繼任翻譯，他從美軍身上把一切惡劣的生活方式都學會了。解放後擔任了『美國之音的通訊員』，成了美國在中國的文化特務。可是容進戀愛着的另外一個男孩子則相反，他叫——

袁維——是一位公立高中的學生，擔任着學聯與青年團的工作，他與容進純潔地相愛着，這甚至不能叫戀愛，完全由於志願一致把他們結合在一起了。除此外還有兩個容進的女同學常到這裏來：

遲玉薇——喜歡唱歌的女孩子，圓臉大眼睛，總是笑着的。

盧田芳——長得很漂亮，只是身體有些單薄，她一直爲投考軍事幹部學校不能錄取而憂愁。

開幕的時候出現一個西式的房間，屋裏設了兩張床，一張床前掛着毛主席和米丘林的像，一張床前擺着一個精緻的梳妝台，台前有兩幅從美國雜誌剪下來的時裝明星畫片，可以明顯地看出這兩個都是誰的床。南娜就是把容進和南安密兩個不同思想性格的女孩子安置在這一間臥室裏的，爲此容進因不願看見表姐的生活方式故意在房中掛上一個布簾隔開。這布簾平常是開着的，每當她說服表姐不成功時就扯起來了。

開幕時間是在黎明前，大約四點鐘的光景，容衛從裏邊一個門伸進頭來，南娜從前邊一個門伸進頭來。

南娜：（以下簡稱娜）你姐姐還沒回來呀？

容衛：（以下簡稱衛）（幾乎與母親同時地說）媽！姐姐還沒回來呀？

【兩人都同時走進房裏來】

娜：天這樣晚了，爲什麼還不來呢？（她坐在一個小沙發上，手中繼續織着一隻手套）（問衛）你爲什麼還不睡？

衛：我等着給姐姐戴光榮花！（把手中的花給娜看）媽你看，這樣大行不行？

娜：傻瓜，人家要到明天早上才揭榜呢！

衛：是啊！她還會還不回來不是等着看榜嗎？我叫她邁進門就戴上它。

娜：還早呢！你不睡去？

衛：我睡不着，我做夢都想爲什麼姐姐能報名不叫我報名！

娜：你！（笑）你還沒有一顆槍長，要你去幹什麼！

衛：媽！我去了就長長了呀！都怨你，偏偏在學校給我登記的是週歲，要不是我是今年十二月的生日，按中國歲數我不是十四是十六歲啦！

娜：那你也不夠十七歲呀！

衛：那他們可以定下叫我第二批參加！對了！我一定找老師給我改成十六歲。（要走）

娜：你現在幹什麼去？你知道太陽還在休息着哪，老師還沒到學校去呢。

衛：不對！老師今天晚上一夜也不會睡的，姐姐也要忙一夜哪！我聽說學聯還開會，他們青年團今晚上還得鑑定，真不公平，我們少年兒童隊爲什麼不鑑定呢？

娜：好孩子，天亮了再去，媽陪你一道去。

衛：真的？騙我是個什麼？是小狗！

娜：（笑了）媽媽什麼時候撒過謊。

衛：（跺腳想起自己不能參加）氣死人了！（過去到牆邊比了一下劃在牆上的印）媽！看我長了沒有？

娜：長了！

衛：真的！長了多少？

娜：你的頭髮長了！

衛：（生氣地去打媽媽）你真欺侮人！

娜：（被他打得躲着）不准胡鬧，鬧，媽媽不喜歡你了！

衛：（坐在一邊，但非常不安心）我非叫身體長的那麼棒那麼棒不可（比劃着）……媽！我現在應該喝牛奶了不？

娜：不到六點鐘哪！

衛：媽！你知道有什麼能長鬍子的藥不？

娜：怎麼？（嘲笑他）你想唱老生嗎！

衛：我要叫他們感到我年紀大一點，像我爸爸似的就叫我報名了。

娜：你知道你還比爸爸短七寸多呢！

衛：我可以穿一雙兩尺長的馬靴，裏面墊上七寸高的棉花。

娜：（笑）……

衛：你總笑話我，你不關心祖國！

娜：（不理他的傻話）來，你試試這個手套。

衛：是我的嗎？

娜：你只有這雙手夠條件，你的手和姐姐的一般大。

衛：媽，這對手套應該給我。

娜：可惜你沒報上名啊！（已套在他手上，試好取下）

衛：（憂愁地呆在一邊）……

娜：睡罷，你姐姐不會回來了！（衛不理她）奇怪，你密姐也沒參加工作為什麼也不回來呢。

衛：準又跳舞去了，和那個給美國人當翻譯官的教員，白天她們還高興地說今天晚上有通宵舞會呢！

娜：哦！

衛：媽，你為什麼不批評密姐呢？她這麼落後！

娜：你要參加軍事幹部學校，我如果批評你，你高興不？

衛：我有我的自由！

娜：是啊！密姐也有密姐的自由啊！

衛：可是我們少兒隊有責任 動員大哥哥 大姐姐參加軍事幹部學校，進姐自己幫了名了，我要不能把密姐動員報名，我多丟人哪！

娜：你也不能因為自己的自由妨礙別人的自由啊！

衛：媽媽，你的思想就不正確！

娜：小鬼！管閒媽媽了！（笑笑轉身走）我要休息去了！（下場）

【衛見媽媽下去，呆看了一會，又過去比了一下自己的身材，總嫌自己太小，跳着，設法拉長自己，於是一個人在房裏運動起來了！不時去牆邊比一下，但身體並未長多少，最後疲勞了，靠在沙發上睡着。這時外面有人叫門，衛醒來聽了一下】

衛：媽！姐姐回來了，（又折回沙發前拿起大紅花來走到門口，但再仔細一聽是另外一個女孩子的聲音，氣得把紅花扔在地上，馬上又揀起來了掃一掃土自己載在胸前，想走，可是又一聽來的是兩個人的聲音，他忙藏到門後，外面的人走近了，他覺得在門後不妥當，又躲到了沙發後面，又嫌花礙事，忙又送到壁爐上，又折回藏起來。進來的是南安密和蔣路，兩個人神色雖有些疲倦，但很興奮，南安密進屋一看沒有人，背轉身來，蔣路為她脫下皮大衣）

蔣路：（以下簡稱蔣）今天玩得痛快不？

南安密：（以下簡稱密）（用鼻音答應着）嗯哼！就是有點累！（坐到沙發上）

蔣：（看見衛放在壁爐上的大紅花）看！麻醉劑，比酒還能迷醉人！

密：（過去把花撫弄一下）你別胡說！（看看屋內還是沒有人把花又放到壁爐上）小妹準是回來了！這麼說她錄取了，不過，他

們不是今天上午才揭榜嗎？

蔣：那還不是個形式，先把花發下來又有何妨。

密：你總喜歡這樣說，我們不願參加軍事幹部學校，不應該責備人家。

蔣：我還不是責備！你願意看見你表妹去送死嗎？

密：不是說他們是去學習嗎？

蔣：學習，學校在那兒？在朝鮮的兵都打光了，還不是抓學生去堵砲眼去。

密：你根據什麼？

蔣：（看看錶）現在正是時間，（過去撥開她的收音機）你聽！

密：美國之音？

蔣：在目前唯一可靠的新聞！

密：（過去又閉住了）算了，如今大家都反對聽！

蔣：你說！這叫什麼新聞自由？聽收音機的自由都沒有！

密：蔣！你不該這麼說，現在是大家自己要求禁聽，政府可還沒下命令呢！

蔣：我是說在現在情形下，只有從對方那裏還可以得到一點真實消息。

密：你沒看報紙？

蔣：新華社的？

密：不！合衆社的也說美軍退出漢城了！

蔣：那是美軍的計策，你看吧，不久還會有第二次仁川登陸的！
麥克阿瑟是不得了的軍事天才。

密：不過這回他們的兵都被大批俘了還怎麼登陸呢？

蔣：唔！所以我說你必須離開這裏，長此下去你的思想也會變

的，你想，美國從來是最聰明的人民了，不投降就會被打傷或打死，俘了還能放回來，何樂而不爲呢！美國人是最現實主義的了，放回來再當一回兵又可以撈一筆美金，共產黨把這種冤大頭的方法還看成好計策呢，豈不知美軍的操典上就有投降一課，這都是訓練有素的軍隊。

【這時容衛突然從沙發背後跳出來在蔣路背後高喊】

衛：別動！舉起手來，（蔣果然吓得將手舉了起來）跪下（果然跪下了）繳槍！

蔣：我還會沒帶槍！

【密看得忍不住堵嘴大笑起來，蔣精神稍鎮定，發現是南安密的弟弟和他開玩笑，連忙站起，感到異常狼狽，可是他馬上把笑臉一抹湊上前去】

密：難怪你說訓練有素，連你也這樣有素。

蔣：（自嘲地）我在美軍裏呆過嗎！一舉手，二向後轉，三跪下繳槍！（又表演一遍）

衛：你爲什麼造謠！

蔣：誰說，這是眞事嗎？

衛：我問你爲什麼說解放軍打敗了，你聽美國之音，沒羞！我給你報告公安局去。

蔣：小鬼，當成眞事了，我一進屋就知道你藏在沙發後邊，我故意說這些落後話，看你紅領巾立場堅定不堅定！

衛：騙！

蔣：老師還有不誠實的！你問問你姐姐！

密：（過去打衛）不准胡說，他是好人，小弟，討厭死了，把我都吓了一大跳！（追打他）

衛：（拿起花）姐姐！你別打我，我給你花戴。

密：我才不戴那個呢！（又去追打他，衛跑下場去）

衛：（在外面喊）密姐！沒羞！誰給你戴啊！落後！不參加軍事幹校，想要也不給你！

【密氣得把房門關上了】

蔣：小鬼真調皮！他會不會胡說去？

密：那倒不會，他的家庭教育很好。

蔣：我真沒想到沙發後邊有人。

密：沒羞！騙小孩子。

蔣：你連這個都不懂？

密：（莫名其妙地）什麼？

蔣：（又表演一遍剛才的姿勢跪到密面前）這是美國目前最流行的流線型的求愛方式。

密：（笑）噁！討厭！

蔣：（嚴肅地趁機懇求起來）正經的，你答應我不？珍妮？

密：蔣先生！我請你不要這樣魯莽，我只是以普通朋友的身份同你一路出去玩！

蔣：（不好意思下台了，旋又轉話鋒）唉！不是！你誤會了，我是問你答應我一路走不？你看，我覺得這裏的氣氛對我們是不適合的！要走很方便，廣州香港我都有朋友。

密：姑母待我還很好！

蔣：重要的是你還找不找你們老太爺去？

密：台灣不解放那裏找得到他？

蔣：哼！台灣解放！這種可能性不大，倒是他們回到漢口來的可能多一些。

密：那就更省得我多跑路了！

蔣：關鍵在於現在去與將來會面是兩個意義，現在去，距離達到你那最理想的志願接近一些。

密：你說到美國去？

蔣：當然了，那邊對於現在過去的人一定會重視的，這是有遠見的人，去美國的機會自然更多了，何況你們老太爺自費也可把你送走。

密：要是真能去，我倒不反對。我很想找表哥去，唉！算了，機會失掉了，本來爸爸在解放前撤退時定了兩個飛機位子，不知為什麼人一擠只能買一個了。

蔣：那回的事還提它幹什麼！問題是現在還來得及補救。

密：其實我並沒有必要一定走。

蔣：你真急死人了！不走你忍受得了這種氣氛嗎？

密：至少我姑母不是這樣！

蔣：你不要相信姑母，你姑母是個自由主義者，可惜她太缺乏個人的立場了，她終久要被共產黨利用的！

密：不准你這樣說！我相信姑母！果真如此，我也一定會隨着她走的。

蔣：隨着你姑母你能得到點什麼呢？你相信我罷，這次去我起碼可以有五千塊美金的收入……

密：你做什麼去？

蔣：將來你就會知道的，總之爲了你所夢想那種幸福的生活很快地實現，這比你姑母這裏不知好多少倍，你想你姑母，一個寡婦，收入是有定限的……能對你有什麼好處。

密：不准你這樣說！

蔣：可是你再考慮一下總是好的！你不是愛你表哥嗎？

密：這個我有我的自由。

蔣：但是他現在在美國啊！

密：那我如果找表哥去，對你又有什麼好處？

蔣：我如果不能給你什麼安慰的時候，當然願意你能從他那裏得到你所需要的東西的。

密：你虛偽！

蔣：完全出於誠心，這對我一點矛盾也沒有，正因為我太愛你了，珍妮！

密：（有點不太耐煩）我要休息了。

蔣：好罷，今天下午我來聽你的回信，你考慮一下。

【說完她走進洗澡間裏，剩下蔣路一個人，看了看浴室的門，沒法子，轉身想走，這時容進與袁維唱着歌走進來了！他們二人是無比的興奮與愉快，蔣剛要向外走迎面碰上】

容進：（以下簡稱進）蔣先生來了？

蔣：哎呀！你們可太辛勞了，忙了一個通宵罷？

進：那裏！前半夜我們去看戲來。

蔣：什麼戲！

進：丹娘！

袁維：（以下簡稱維）（同時說）丹娘！

蔣：丹娘，很熟啊，是米高梅的片子罷？

維：老師都不知道嗎？英雄！女英雄！青年團員！我們大家的榜樣！最好的靈魂！好極啦！

進：蔣老師對美國電影名星每個字母都可以背得一點都不差。可惜這個你就……

蔣：這倒不一定，對這些中國作品我平素喜歡的很少！

維：（笑了）他是個蘇聯的姑娘！

蔣：這樣說我一定得買票去看看！（窘得不知說什麼好了，下意識地又問了一句）是有聲的無聲的？

進：話劇！剛才沒向你講。

維：不！詩劇！

進：對！詩劇。

蔣：哦！偉大！真是我以後一定要向你們好好學習！（不好意思地狼狽下場）

維：這是你們的老師！

進：丟人！

維：叫什麼？

進：叫蔣路。

維：姓得巧，就是你常說的那個人罷？

進：就是他！

維：就是那個教英文的嗎？

進：別的英文教員都沒有他這麼糟，當過美軍的翻譯官，後來在聯總又當過翻譯，平常見了中國人不說中國話，整天給同學們講下流的美國故事！好當美國之音的肉喇叭，跳舞場常常整夜不回來，不知在幹什麼，真應該把他扣起來！

維：典型的奴才！不過這些還都是一般的思想問題，根據這傢伙的行動可能有些問題，所以你想完成這任務首先要從打通你表姐思想上入手。我認爲你過去對表姐的態度太急躁了，自然她也比較不易改變。

進：困難就在這裏嘛，（見他要反駁）你放心，我一定努力去完

成。

維：（看看沒事了）我的任務完了罷？（想走）

進：送到家了，不過我不反對你進來坐坐！

維：你家裏的人？……

進：媽媽從來不約束我們的。

維：你不睡？

進：我想一直睜着眼睛到看見我的名字登在榜上為止。

維：假如我們兩個人當中有一個人取不上呢？

進：那取上的人就不應該再愛他。

維：我反對你的意見，因為取的條件不完全是根據進步不進步，有的雖然進步身體不好……

進：我是說兩個人要分開了呀。

維：我正希望這樣！革命總要分開的，一個人在前線保衛國家，一個人在後方努力建設，用建設鞏固了國防，用國防保衛了建設，這樣我們就可以走向社會主義，到那會兩個人再結……

進：不准你說出那個大同學們用的詞來！（搶着把他的話打斷）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見，但我補充一句，到那會兩個人必須都是……

維：（緊接過去）黨員！做爲一個黨員就標誌着我們都成熟了，我們就可以結……

進：（又搶過去）永遠不准說這個字，因為這個字影響我們的學業和進步，就是結了婚以後也不准說它。

維：你却說出來了！

進：（第一次羞澀地）你真壞！